

警惕！



中国的饕餮

夏心海 著



饕(tāo tiè)是龙的别种——一种贪吃的怪兽。据说，它没有复杂的消化系统，一根直的肠子接通食管和肛门，直吃直屙，吃了屙，屙了吃，屙呀吃的一天到晚硬就不停嘴。

中国的饮食



夏心海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警惕！中国的饕餮/夏心海著

ISBN 7-80607-346-9/I·182 ￥13.60 元

I. 警…

II. 夏…

III. 纪实文学－当代－中国

IV.I253

警惕！中国的饕餮

◎夏心海著

终 审：成 平

责任编辑：赵洪林

装帧设计：冯建华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 4 楼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珠海特区消费报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0.375 字 数：230 千字

版 次：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定 价：13.6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和以任何形式包装)

目 录

引 言 (1)

上篇 中华大嚼图

- | | | |
|-----|-------------|-------|
| 第一章 | 千夫所指的“吃公族” | (5) |
| 第二章 | 万众侧目的“私吃大款” | (26) |
| 第三章 | 令人齿冷的“丐帮” | (45) |
| 第四章 | 有一批讲吃喝的大学生 | (64) |
| 第五章 | 升斗细民的悲哀 | (81) |
| 第六章 | 国人的利嘴 | (102) |
| 第七章 | 大嚼的流变 | (124) |

中篇 饕餮危言

- | | | |
|------|-----------|-------|
| 第八章 | 地球力竭矣 | (146) |
| 第九章 | 农业报警矣 | (170) |
| 第十章 | 人情成灾矣 | (196) |
| 第十一章 | 浊流当遏矣 | (211) |
| 第十二章 | 民心积怨矣 | (231) |
| 第十三章 | 外宾惊诧矣 | (250) |
| 第十四章 | 我们会吃掉明天吗? | (263) |

下篇 饮食改革论

- | | | |
|------|-------------|-------|
| 第十五章 | “民以食为天”的浩叹 | (284) |
| 第十六章 | 传统饮食文化的是是非非 | (295) |
| 第十七章 | 新长征路上的吃饭问题 | (306) |
| 第十八章 | 中华饮食如何走向世界? | (318) |

引　　言

“龙生九种，种种各别”。饕餮（tāotiè）是龙的别种——一种贪吃的怪兽。据说，它没有复杂的消化系统，一根直直的肠子接通食管和肛门，直吃直屙，吃了屙，屙了吃，屙呀吃的一天到晚硬就不停嘴。

在古代，饕餮普通得如同今天的蚯蚓，商周的青铜餐具上多刻其头部以刺激食欲。星移斗转，现在的人绝大多数对饕餮很陌生。然而，锦旗和时装上的饰线谓之“饕须”（饕餮的胡须），盛菜的主要器皿谓之“碟子”（饕餮用具，“碟”为“饕”的同音变形），足见饕餮仍存活于现代社会中，只不过我们见怪不怪，把它的出处给忘了。

饕餮之为国粹，那是实打实一点不掺假绝无冒牌之嫌的。过去，有吃本且精于口腹之欲又有点文化的少数人，自号为“老饕”，现在，这支队伍空前地庞大了，吃法异样地精采了，尽管“老饕”所应具备的身份、地位、吃本并无多大改变，在官方和民间的名声仍不那么好——被贬斥或被怒詈为“大吃大喝”。

据统计，建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专门反对大吃大喝和含有此种内容的红头文件多达 120 余份，其中不乏餐为几类，宴分几等，早、中、晚餐餐费多少，菜量如何的详备规定。恐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执政党和政府，如此煞费苦心地教导属下的党员、干部该如何吃饭。奇怪的是，大吃大喝时伏时起，此伏彼起，“波浪式推进”或“螺旋式上升”，竟至成“风”。1993年下半年，党中央部署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后，

有关部门在 18 个大中城市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意测验，当问到“你认为当前最大的不正之风是什么”时，“大吃大喝风”以最高中选率一举夺魁。1995 年初春，中央纪委、监察部有鉴于“吃喝玩乐”歪风有愈演愈烈之势，又下发了《关于禁止用公款吃喝玩乐的通知》，把“在国内的单位和个人的交往中，不准接受可能对公正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作为“纠风”的突破口之一。

饕餮之风大炽，并且禁而不止，其原因既有历史积淀，又有时代因缘。社会之不能脱离历史，就如人之不能脱离皮肤。中国是个好吃的国度，有古人宣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公然标榜人生的追求“为腹不为目”，生生造出“吃十足，穿九六（谓打九六折），赌对中（谓输赢的几率一半对一半），嫖落空”的醒世恒言。中国又是一个饱受饥饿的国度，老百姓千百年来憧憬“人人有饭吃”的大同世界，历代统治者除独夫民贼外也念念不忘“民以食为天”，尽可能地满足民食和尽可能地镇止民心成为他们维护统治地位的不二法门。打开史书一查，由“吃不上饭”所引起的动乱和革命，比比皆是。战乱年代，百业凋零，唯有“勤行”（餐饮业之旧称）跑火，胜了的兵败了的将哪一个不吃到了今天不管明天？和平时期，一旦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灶王爷”（司人间饮食）更忙得死都不得闲死。得意的吃潇洒，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失意的吃愁烦，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太息。邀朋呼友围桌共酙，友情自然在酒菜飘香中天长地久；结下什么梁子的仇人，备下赔情筵，很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由要死要活变为同吃同喝。吃，成了中国人养身医心的灵丹，调和天人和人际关系的妙药。特殊的国情孕育了特定的饮食文化，生发了特定的饮食

行为。

当然，支撑人体的毕竟不是皮肤而是骨肉，现实而非历史正是社会的骨肉。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巨大功绩之一是举国温饱，国人正攒着劲儿奔向小康。然而，现代化还有艰难曲折的道路要走。饕餮分子却不顾国力民情，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味地吃喝玩乐，委实可恨。但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大吃大喝歪风的根源还须从现实中寻找。以官饕而论，大而言之，将国有化的社会资产化作官产，公款源源不断地充作吃资，是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权力制约失衡，关系网纵横交错，是其存在的政治基础；信奉“人不为己（嘴？），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抱定及时行乐的享受主义，是其存在的思想基础；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衔接失序、道德失范和人格扭曲，是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以私饕而论，要而言之，穷得只剩下钱，以酒池肉林为舞台作炫耀性表演，显示其自身价值者有之；以吃喝为钓饵，引身佩官印者上钩，搞权钱交易者有之。至于一般的平头百姓操办或出席豪宴盛席，多为社会风气所迫，或受人怂恿与暗示，不得不掏出大票子权充一回“老饕”，十个倒有七八个屁股下如坐针毡。不过，他们对于美食的向往，却是一往情深。

中国一年饕餮（或译成大吃大喝）费用有多少？报刊披露 1992 年县以上公款吃喝玩乐 1000 亿元，民间请客送礼 600 亿元。1000 亿元的公款，约相当于 1992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所创造的价值每 30 元就有 1 元被有关人士吃喝玩乐掉了，同时那民间的 600 亿元绝大部分也落进了大大小小有权者的腰包或尊口。当年县以下的公款吃喝费用未见公布，但近 10 万个乡、镇、街道，75 万个村委会，以及数以

百万计的乡镇和街道企业，没个几百亿元肯定吃喝不下来。由于种种原因，1993年和1994年一些地方和部门吃喝玩乐的名目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高，再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饕餮费用会少于1992年吗？人们常说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基础差、底子薄、人口多，此话千真万确。眼见得一方面四面八方都在叫资金紧张，一方面上上下下都有人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必要地祭五脏神，只要不是神经麻木，或者炼气的世外高人，论谁也难于平心静气。

大吃大喝，奢靡浪费，不仅耗空公帑、削弱国力，而且腐蚀权力、毒害社会，隐伏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危机。此风由来已久，虽然党和国家一再明令禁止，但收效甚微。长此以往，在下深怀杞人之忧，怕只怕要弄得天怒人怨，误国害党。

于是，在下尽一个写字师傅的本份，半是清醒半是醉，斗胆写出这本——

《警惕！中国的饕餮》

上篇 中华大嚼图

第一章 千夫所指的“吃公族”

- 古罗马布尔基尼斯的“吐药”与现代中国某些官员的“口便”
- 拼命用吃去“巴结”上级的下级与被下级的“巴结”而吃腻烦了的上级
- “四菜一汤，生意跑光”：公有企业的吃喝不亚于官场
- 一餐何止吃掉一年粮！
- 喝酒喝死的官儿是“酒徒”抑或是“烈士”？
- “宁红保健茶”何以走红及“老板神茶”何以称神

1、古罗马布尔基尼斯的“吐药”与现代中国某些官员的“口便”

公元3世纪某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古罗马帝国税务官马利乌斯·布利斯库在豪华的宅邸举行例行的宴会。宴会从下午4时开始。菜肴包括红烧火鸡、鹅肝馅饼、炖牛舌、油炸羊里脊、龙虾风味小吃、无花果和橄榄凉拌菜、枣子加奶酪以及鸡蛋做的点心等等，饮料有来自法兰西等地的7种葡萄酒和来自土耳其等地的4种矿泉水。宴会依惯例在第二天凌晨3时结束。虽然前后延续10小时，但由于宴会中间夹杂着主人和客人之间、主客与妓女妓男之间的性生活，观看奴隶角斗以及欣赏艺人的唱歌、说笑话等等，所以与宴者个个兴致勃勃，毫无倦怠之意。

类似豪宴在古罗马贵族、官吏和大商人家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举行。由于过量地尽吃好东西，古罗马上流社会中吃出了灾祸。不少男子从小就像猪一样肥胖，年纪轻轻就见了上帝；女娃儿16岁前不允许参加社交聚会时倒也标致，往后由于毫无节制的暴饮暴食而臃肿不堪；肥胖病、肠胃病、肝病、心脏病成为身份地位的标志，许多上层达官贵人吃得一身是病。

好在终于出现了一个救世主。有个叫布尔基尼斯的医生，找到了一种不知名的药草，制出很有效的药丸和药粉。

“来，把这个吃下去，‘布尔基尼斯’的时间到了。”在宴会进行中，主人和厨师总会这样提醒饕餮者。客人停止用餐，把分发到桌上的药吃下去，或丸或散，悉听尊便。

几分钟之后，进餐者出现剧烈的呕吐。因为是秘传的良药，所以不会有痛苦，人们呕吐得极轻松，极痛快。

刚吃下去的龙虾、鹅肝、牛舌及葡萄酒、矿泉水等等，全部吐到桌上。

奴隶们把吐出的食物连同桌布一起拿走，接着，另一批奴隶又把火鸡、干酪、色拉和点心等等摆在换过桌布的餐桌上。

因灵丹妙药而恢复了食欲的与宴者，又纷纷吃起这些新端上的菜肴来。到了深夜，再次是“布尔基尼斯时间”，接着又是一阵呕吐。

呕吐物和吃剩的食物通过古罗马人引以自豪的下水道系统排入流经罗马城的台伯河。原本清澈秀丽的台伯河由于昼夜不停地接纳未消化的食物，繁育出有毒的浮游生物，死鱼大批浮起，河水被染得红红的。古罗马人像命名吐药一样，将河水命名为“布尔基尼斯之血”。

如果食物丰富，倒也罢了。但其时正值古罗马后期，世界不知为什么跟现在一样气候反常，反复出现的冰害、干旱使古罗马的殖民地和属国连年欠收。为了维持上流社会骄奢淫逸的生活，帝国加紧了对社会下层的压榨。忍无可忍的奴隶、平民，乃至一些属国的贵族，纷纷起来反抗帝国的暴政。帝国采取“铁血政策”，凡反抗暴政的人，抓起来装进麻袋，扔向泛着红潮的大海。麻袋里同时装进蜘蛛、蝎子、蛇和蜈蚣。

看官切莫以为上面的故事是在下“吃竹片屙篮子——肚子里编”的，它明确无误地记载在距今1600年前成书的《罗马史》中，作者为罗马贵族、历史学家蒙达涅利。下面所叙述的故事，则为在下所亲历。由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姑隐去当事者姓名和具体时间、地点。

1991年金秋，中国南方某省一个乡，虽经装修仍显得简陋的小餐厅，招待上级扶贫工程检查组的便宴在此举行。客人6位（连司机在内，“切诺基”后座加坐1人），主人2位（赵书记、钱乡长），菜肴虽很平常但很丰盛，腌菜扣肉、红烧鹅、回锅鸡、浇汁鱼块等摆满一桌子，酒是瓶装的青岛啤酒。

赵书记起身敬酒：“我们乡是特困乡，没什么好招待，吃个热情。为表示诚意，这样，我一个一个敬。”客人无异议，挨个儿和赵书记干了一碗。碗不小，一瓶啤酒只能倒两碗，眼看3斤啤酒进了赵书记的“将军肚”。

接着是钱乡长如法炮制。再接着是赵书记干第二巡。这时，门外有人喊：“赵书记，听电话，县里打来的。”赵书记苦笑着对客人说：“看看，吃餐饭都不得安生。”转身吩咐传话的人：“莫慌，我还有两位领导的酒没敬。”干完了两碗酒，往嘴里塞了一块扣肉，边嚼边起身，腆着装了6斤啤酒的肚子去接电话。桌上钱乡长又陪第二巡。

赵书记回来，向客人抱歉地笑笑后，对钱乡长说：“民政助理有急事找你，你处理完马上来，这里我舍命陪着。”乡长衔命而去。赵书记没有食言，第三次陪了客人一圈，并且和颇有酒量的司机和一位检查组成员各干了一碗，算来已喝了整整10斤。

钱乡长回来，也陪客人各干了一碗。客人自组长以下都说：“喝不得了！”钱乡长说：“好，那就不喝，吃饭！”算来他已喝了9斤，并且和赵书记一样，吃了将近3两米饭。

两个人斗败了六个人，检查组长惊诧之余，当面封书记为“赵十瓶”，乡长为“钱九斤”。赵十瓶谦虚地说：“我这点道行还没出师，前任书记能一次喝15瓶。”检查组长赞不绝口：

“怪不得他提拔了副县长。”

检查组里有个喜欢倒树刨根的穷秀才，总觉得事有蹊跷，饭后找到个有一面之交的副乡长打听赵、钱二位的肚子怎地有如许之大。副乡长哈哈大笑：“他们出来‘口便’了嘛！”穷秀才惊问何为“口便”？副乡长更笑得前仰后合：“就是呕吐，两个指头往喉咙管一抠，酒就呕掉，又上桌再喝。”穷秀才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把主动呕吐称为“口便”，副乡长瞪了他一眼：“你真是读书读迂了！用肛门拉的叫‘大便’，用鸡巴拉的叫‘小便’，用嘴巴拉的当然叫‘口便’。”

穷秀才这才明白：某些官员在“大便”、“小便”之外还有第三便：口便。

其后不久，穷秀才在一次公宴上也被迫“口便”了一次，被呕出的酒、菜和胃液的混和物烧坏了口腔粘膜，蚀酸了牙齿，弄得好几天茶饭无味，真正体味到“酒为穿肠毒药”言之不虚。同时，“口便”还有相当的危险。《江西日报》1994年10月14日《神州经纬》专栏载：是年1月26日晚，湖南常德市鼎城区中河口乡林管站陈某陪区林业局副局长、号称“酒缸”的刘顺仪喝酒，在刘的逼迫下连干两瓶半斤装的高度白酒，因呕吐物堵塞食管而气绝身亡。以酒为兵制人致命的刘顺仪，虽然还“留”在共产党里“察看”，但被摘掉了副局长的乌纱帽，“酒缸”缺了一个大口子。1994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又报道，日前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区黄家乡副乡长黄超陪参观者喝酒，被呕吐物回流气管窒息而死。因此，穷秀才发悲天悯人之心，托在下借这本书出版的机会，郑重地向有关部门建议：如果意大利还有布尔基尼斯吐药卖，能不能进口一些供时不时有“口便”之需的官员使用？

2、拼命用吃去“巴结”上级的下级与被下级的“巴结”而吃腻烦了的上级

1993年9月，中央某新闻单位一位高级记者对《瞭望》杂志记者方进玉说——

80年代初，我随一位正部级领导到北京郊区检查工作，第一站是郊区平谷县。开饭了，先是普通的几样菜，然后是饺子。80年代初，生活水平还不象现在这样高，我觉得饺子就算很好了，没想，饺子没吃完，又端上来两碟炒菜。我正奇怪这菜上得有点怪，平谷的同志问：这菜不错，要不要上点酒？那时，大吃大喝的风气还没像现在这样严重。领导说：你们想喝，就去搞点吧。很快，好酒上来了，紧接着，又是几样好菜端上来了。我奇怪，酒、菜怎么上得这么快？平谷的同志悄悄告诉我，这位领导来之前，他们颇费心思地准备了两套方案：其一，按照当时中央规定，做几样简单的饭菜；其二，怕万一首长要吃得更好一些，又准备了酒和几样好菜。他们说：备而无患。因为此前这位领导还没到该县去过，他们摸不准他的“脾气”。等到开饭，先是端上来饺子，然后是两样好菜，这就是“探路”，看看首长有什么“反应”。首长不仅没意见，还说好吃，县里的领导当然立即把第二套“方案”端上来。

我听说，还没离开平谷县，要去的下一站密云县就打来电话，说是要打听打听这位领导的“就餐习惯”，平谷的同志说：一切照旧。从第二站开始，大吃大喝就百无禁忌了。你看，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那时的社会风气还算好，所以地方的同志还害怕，还要准备两手，现在呢？

现在吃喝已经公开化和合法化了，已经形成了“吃喝风”，

以至各级红头文件反对的都是“大吃大喝”，再不是反对“吃吃喝喝”。

就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在春节期间用公款大吃大喝”，就在中国大张旗鼓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当口，《经济日报》1994年2月9日（农历癸酉年腊月二十八）刊登张扬先生的特写《新年公款消费面面观》，里面披露：“……元旦刚过，打着‘增进友谊，加强合作’等各种旗号的新春团拜会开始启动。据说是因春节前夕工作繁忙，或是盼望放假而人心涣散，唯恐人员不齐才将（宴会）放送节目时间表提前。这种往返于单位、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按排列组合构成的‘吃请’、‘请吃’循环赛，将整个（春节）大放送节目的情绪推向高潮。沿街各大饭馆高朋满座，觥筹交错，长期被‘大款’、‘大腕’们占领的豪华火锅酒楼，生猛海鲜也开始频频迎送着越来越多的公款食客。……”

现在，已有官员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妙改为“两袖清风，一点酒气”，并以此自诩。有了关系轮着吃，认识熟人跟着吃，找个借口寻着吃，无缘无故赖着吃。吃到肚里不犯法，似乎已形成“共识”。诚如一幅漫画所描述的，乙官贪污2000元，拎着赃款袋带着手铐涕泪交流：“我被判刑了！”甲官大吃大喝20万元，挺起其大三围的肚子举着“记过”字样的纸片，轻描淡写地说：“我受处分了！”

1993年9月，国务院某部办公室副主任对《瞭望》周刊记者方进玉说——

我给您讲个今年（按：指1993年）7月的事。那天上午，上海市来人到我们部谈工作，上午没谈完，下午要接着谈。中午吃饭时，我说，就在部机关吃点份饭吧。他们一共来了8位

同志，我说我们请客，买9份，请一位同志陪一陪。可上海的同志坚决不同意，他们说，中午饭已定好了，坚持出去吃，于是到香港美食城。这一顿饭，没个几千元肯定下不来。我问，何必这么客气。人家说：我们上海人过去这方面做得不好，今后还要多向其他兄弟省市学习……。

其实，项目的事，已经定下来了，他们不请这个客，项目也挪不到其他地方去。可人家还是要来谢谢你，说是我们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也许因为这个项目还要搞上许多年？也许上海人真在用实际行动扭转过去的“小气”形象？可是，为国家节省，难道不应该提倡吗？（按：这位北京官员早已把北京城里好几处“美食城”和其他的大饭馆都吃遍了。他苦恼，可又推不掉这些令人烦恼的“饭局”）我不是吃完饭又来唱高调，应该从根本上去找原因。要问个为什么：为什么地方干部非得那么“巴结”中央国家机关干部？

“地方干部”为什么非得巴结“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在下不知道这位北京官员是有难言之隐还是故作姿态，也不知道记者先生为什么故弄玄虚地将这个问题称为“耐人寻味”（在下认为不用寻即知其味）的问题——答案其实极其明白而简单：中央国家机关（以及各级党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掌握着印把子和钱袋子，而在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国力薄弱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始终是“亏缺经济”，十个坛子八个盖，盖谁不盖谁就凭“上面的同志”一句话，下级不去“巴结”就往往要泡汤。发生在贵州的“一顿苞谷饭，打脱几十万”的“威宁事件”，就是这个答案强有力的注脚。

座落在高原台地上的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是全国有名的极贫县，少数民族兄弟终日以洋芋、苦荞为食，能吃上苞

谷饭便是他们心目中的珍馐美味。前些年，省上某单位携几十万元贷款指标来威宁扶贫，县里便奉上黄澄澄、香喷喷的苞谷饭。不料苞谷饭卡在“财神爷”们的嗓子眼里怎么也咽不下去，不等吃第二餐便悻悻然拂袖而去，当然，几十万元贷款也就“煮熟的鸭子——飞了”。

“威宁教训”和类似的教训委实太深刻了。如今，在贵州（当然还有其他省份）贫困山区，哪怕县政府穷得报销不了干部的医药费，招待所也备有几套高档客房，地毯、墙纸、浴缸、抽水马桶一应俱全，吃喝风缘此而盛。以至有人哀叹，扶贫以来，贫困地区竟成了想散散不了、无法散的大筵席桌！

不少地方因为吃了亏或者害怕吃类似的“哑巴亏”，学得更为“乖巧”了，在确保各方食客吃好、睡好、玩好的同时，还不时到市里、省里、部里“烧香敬神”。“上面的同志”也隔三差五地下去“检查”，上路时行囊空空如也，转一圈后满载而归。

3、“四菜一汤，生意跑光”：公有企业的吃喝不亚于官场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井冈山宾馆住了7天，每顿饭四菜一汤，四个小碟子盛菜，一个瓷碗装汤，伙食标准严格控制在每天2.5元以内。1993年12月庆祝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井冈山宾馆的同志翻出封存28年之久，号码为“0006482”的发票第三联，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首长，伙食费，7天，每天2.50元，计17.50元”的字样。据当时的宾馆会计回忆，当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找他结账时，他很有些吃惊，但看到秘